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平底锅的爱情

彤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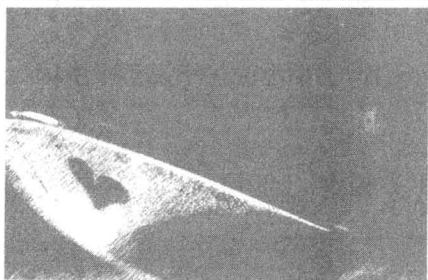
读惯了电子书，就懒得去翻纸质书了。这其实是一种习惯，一种对便捷生活的追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渴望快速获取信息，电子书无疑满足了这一需求。它节省了空间，方便携带，随时随地都能阅读。然而，纸质书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带来的 tactile 体验，那种油墨的香气，纸张的质感，是电子书无法给予的。更重要的是，纸质书在培养深度阅读习惯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碎片化的阅读时代，拿起一本书，静下心来，沉浸其中，这种专注的体验是电子设备难以提供的。因此，电子书和纸质书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它们更像是互补的存在。我们可以利用电子书进行快速浏览和信息检索，而将纸质书留给那些需要深度思考、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著作。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不失阅读的深度和乐趣。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平底锅的爱情

彤子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底锅的爱情 / 彤子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805 - 2

I. ①平… II. ①彤…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1887 号

平底锅的爱情

彤 子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龚晴瑜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805 - 2

定 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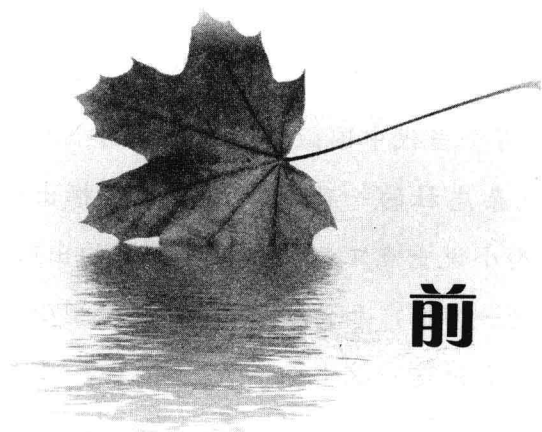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6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化妆	1
鲜花开满	4
口红	7
贾科的故事——麻烦	10
贾科的故事——狐狸脸	12
贾科的故事——换锁	15
贾科的故事——决裂	17
贾科的故事——寻人	19
贾科的故事——纠结	22
烟灰缸	25
差距	28
请求疯癫	30
德城炖	33
发髻高梳	36
高不过一棵庄稼	39

刺字	42
人头蜂	45
工伤	48
望远镜	51
蝎虎	54
白灵和黄莺对唱	57
撑粉的故事	59
何太公治怪病	62
稳姐酿酒	65
朱牯二骗牛	67
草垛	69
发夹	72
把岗佬勘大床	75
秋日	78
天籁	81
寻一处明净	83
戏·鞋子	85
卖鱼仔的爱情	88
织	91
口腔的独白	94
如果	96

母亲和公鸡的故事	99
沛然——超生儿	101
沛然——智障儿	104
沛然——自生灭	109
沛然——入学	111
沛然——起波折	114
沛然——恕	119
青红的春天	120
腰	123
烟	126
白底蓝花的旗袍	128
平底锅的爱情	131
悯菜农	134
三十丈的草坪	137
味道	142
黄獠之死	145
兔眼	147
去见一个人	149
坐公交的女人	152
赖智豪印象	155
绿水响歌	158

蛋家人	161
太公饭	163
仿佛有风	165
渡船公	168
江河叮当	174
父亲的忧虑	177
狂犬病	179
青丝三千	182



化 妆

无可置疑，晓蕾是个漂亮的女人，旁人是这样说的，晓蕾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晓蕾身材好，属于标准的中码身材，无论什么样的衣服往她身上一套，她都能穿出味道。但晓蕾挑衣服的眼光也毒，不从众，不雷同。她喜欢在淘宝上搜衣服，左右对比，上下搭配，非挑到与众不同，认为无可挑剔才下单。说也奇怪，别人看上去荒诞不羁的奇形服饰，一旦穿到晓蕾身上，就会有股奇异的美丽。

晓蕾化妆也讲究，首先拍化妆水，让皮肤先喝足水分，再涂滋润霜，在滋润霜的滋润下，皮肤会细腻，柔滑，易于上妆。待皮肤吸收了滋润霜后，就开始抹防晒霜和粉底液，一层粉底液抹过后，脸上就会泛起一层淡淡的华光。上粉了，晓蕾喜欢用贴近肤色的湿粉，她觉得湿粉比较贴皮肤，不像干粉那么干，而且浮。但上粉时，晓蕾是从来不用粉扑的，她喜欢用中指的指尖，轻轻挑一粒粉果，再慢慢地，轻轻地，均匀地洒开在脸上，通过指尖的按摩和手温的渗透，湿粉很快就贴服在脸部皮肤上，顿时，灰暗的脸部就亮白起来了。晓蕾再从化妆盒里拿出一瓶橘红色的腮红，腮红是球状的，可提亮。用粉时摇动瓶子，精美的玻璃瓶里数颗圆形的粉球相互碰撞滚动起来，摩擦出一层薄薄的橘红色的粉末，晓蕾打开瓶子，将粉末倒在手心，再用指尖粘了，在颧骨上轻点几下，洒开，原来亮白的脸蛋霎时多了两朵隐约含蓄的红晕，妩媚极了。

大体的容妆化好后，晓蕾就开始画眉了，她的眉毛本来就长得很好，画眉时，只需在眉骨的后部分顺着眉形轻轻画上一笔就可以了，因为选择的是黑色的眉笔，不注意看，外人还真看不出她画了眉毛。晓蕾不喜欢用眼影，她自信自己眼睛是很有神的，眼影这东西只会损坏她的整个容妆效果。平时，晓蕾很少涂口红，毕竟这些是化学品，除非要出席比



较重要的场合，要不，她是不涂的。但也奇怪，不涂口红不画眼影的晓蕾，非但没有给人不精神的感觉，相反让人看上去有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的美感，再穿上与众不同的服饰，蹬着高跟鞋，无论扭到哪里，晓蕾都是那样的招摇，都会成为焦点。

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晓蕾更懂得利用自己的笑容，她深知一刹那的低头浅笑，能胜过抹涂多少名牌腮红，因此，人前，她都谨慎地适时地展示自己的笑容，从不多也不吝啬，一切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这恰到好处的娇媚让晓蕾做什么得心应手，再难的事情，到了晓蕾手中，必然春风化雨；再刁钻的上级到来，碰上晓蕾接待，都是扑克脸变莲子容；再纠缠不清的矛盾，只需晓蕾一笑，便能干戈化玉帛。

神了。

华光闪闪的，被男人奉之为女神，被女人称之为万人迷的晓蕾，忽然有一天，厌倦了这种被追逐的生活。

光华再艳，终归也有花败凋零的时候。

一日，曲终人散之后回到家中，洗去一脸红粉后，晓蕾抬头望着镜子，镜中的，只是一个灰暗的憔悴的普通女子，她想，该有个家了。

自从有了成家的想法后，晓蕾便开始认真了，她不再娇媚地笑，不再奇装异服，不再穿着高跟鞋在浮躁的人群中扭来扭去，对于同事的困难或无端的接待，晓蕾也开始苛刻起来，不需插手的，她绝不多管，不该接待的，她绝不接待。大家都说，晓蕾变了。认真了。

认真了的晓蕾得到了人们更热切的赞赏，人们都竖着手指说，认真的、谨慎的晓蕾，别有一番风韵。当知道晓蕾有成家的打算后，媒人和追求者蜂拥而至。

晓蕾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求爱者，她如在淘宝网里淘衣一样，左挑右搭，终于，她在众多追求者中选中的一个她认为是适合结婚的对象。

晓蕾和这个对象非常融洽地相处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晓蕾又和对象约会了，习惯了浓妆艳服的晓蕾，翻箱倒柜地倒腾了半天，竟然都找不到觉得满意的适合约会的服装，晓蕾又急又怒，一把将柜子里的衣服都推到地上，塞满衣服的柜子一下空了，只剩下一套白色的运动服，静静地躺在柜子里面。一套被埋没多年的运动服，晓蕾一惊，继而一喜，她快速地穿上运动鞋，将头发扎起来，脂粉未施就去赴约了。



到了赴约的餐厅，远远便看见对象坐在他们平常约会的位置，神情焦急又期盼，晓蕾自信地迈开步子走过去。对象惊讶的目光在她的脸上、身上快速地游走了一圈，然后又定在她的脸上，原本抖动着的双手不抖了，固定在双膝上，正襟危坐。他清清嗓门，说声你好，来了啊！晓蕾的心似被什么刺了一下，脸上觉得一阵麻冷。

对象没了平日的手足无措，他很自然地递上餐牌，询问晓蕾想吃什么。在等食物上来的过程中，对象不停地寻找话题，说利比亚，说全球变暖，说物价上涨。晓蕾开始还点头听着，后来，干脆不点头了，眼光直视着对象，对象似看不到她的眼神一样，仍滔滔不绝地说：“明年，我预测，明年房价定能降下来的，你说啊！国家推出那么多套经适房……”

服务员托着盘子走了过来，礼貌地弯腰放下一杯卡布奇诺，说：“小姐，请慢用！”

晓蕾抬头问：“小姑娘，你们都需要化妆上班吗？”

服务员说：“是的，小姐。”

晓蕾说：“看来，你们得向这位先生学学怎样化妆了！”

说完，纤纤玉手拨开奶茶，离座而去。





鲜花开满

“我在一列列车上，手中捧着鲁思·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从昨天傍晚开始我就看这本书了，一直看到深夜，以致早上起来时，头很疼，混沌沌的。妈妈说，回家时就拿几件洗换的衣服，其他都不要了，家里都有，不缺。我往背囊里塞了几件衣服就起程。走时还回头望了望宿舍，那张我睡了四年的板床上，堆满了衣服。好多天没洗衣服了，相信现在那堆衣服一定发酵着酸臭，不过，这并不重要，反正这些衣服都不准备带回去的，洗它们干吗呢？我迷迷糊糊地到了火车站，又迷迷糊糊地买了票上车。我仰下来翻开书，看了不到十分钟，就睡着了。”

下午醒来，掏钱买饭盒吃时，我才发现忘记带手机了。我赶紧放下饭盒，站起来，摸遍全身，牛仔裤袋里，除了刚才服务员找回来的85元，再无他物。我才恍惚地记起，昨晚脱衣睡觉时，忘了将手机掏出来，而那条装着手机的裤子，正在宿舍的板床上发酵着酸臭。反正妈妈会来车站接我的，我盘膝坐下来吃饭。这饭异常香，我吃得痛快，但我却没想到，这竟是我接下来那么多天的唯一一餐白米饭。

有个女乘务员拿着喇叭走进来喊：“合肥到了，合肥到了。”我一愣，继而清醒过来，我跳起来，扑到乘务员前面，乘务员给吓了一跳，瞪着眼睛问我：“干吗？”是呀？干吗呢？我学政法的，学我这个专业的女孩子不多，我平日又不爱说话，就更不晓得和女生打交道了。我倒吸了口气，嗫嚅着问：“怎么去合肥？”乘务员气鼓鼓地说：“就是去合肥的。”然后拿过我的卧铺车票，恶着声音说：“你买的就是去合肥的车票，下车。”我不敢说话，缩了脖子，背上背囊走下了火车。

那年父母送我上学，南昌站的人流很挤，父亲拽着我的左手，拉了行李箱，母亲捏着我的右手，笑出一脸鱼尾纹。天之骄子的感觉真好！可我现在却像尾没有方向的鱼，顺着挤拥的人流飘出了车站。站在偌大



的车站前，我懵住了，我该往哪里去？何去何从？我走到电话亭，想给妈妈打个电话，让她到合肥来接我。可是，当我拿起电话时，更懵了，家里电话存在手机上了，平日妈妈都只让我将思维和记忆用在课本的纲要上，她并没要求我记住家里的电话。我的脑袋里装的是“中国法制史”、“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这些“史”和“法”一下子变成了糨糊，糊住了我的脑袋。我放下电话离开，亭里的男人恶狠狠地吼：“小子，五元。”我抖了一下，从裤袋里摸出五元，递给他，委屈得想哭。

我想，我得找分工作，攒够回家的钱。之前妈妈曾说，爸爸已经替我联系了几个单位，就差我回去见一见面。妈妈跟我说这话时，我仿佛看到不远的前方，开满了鲜花。在异地应聘可不是件有趣的事情，当招聘单位拿着我的简历，疑惑地问我，××大学的？没错吧？我们只需要一个文员。我窘得直冒冷汗。招聘的人又问我，你都懂些什么？当老板在开会的时候，有个重要人物来找老板，你会怎么做？我给问懵了，我懂些什么？我懂“中国法制史”、“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不过我跟他们说这些，无疑是说天书，他们不懂，我也懒得卖弄。重要人物来找老板该怎么做？嗨！怎么做呢？直接带他到会议室见老板？还是让他回去，迟点再来？鬼才知道怎么做呢？妈妈又没告诉我，我修的课程里也没这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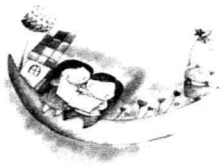
我拖着软沓沓的身体走在大街上，已是深夜，已饿一天了。我蹲在天桥下看来来往往的车子。在家里，爸爸常开车载我和妈妈走访亲友，他介绍我给他的朋友们认识，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儿子，年年考试，都拿第一。大人们都竖了手指赞我聪明，是个好孩子。为了让我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妈妈专门请了保姆做家务，她全心全意地和家教老师一起辅导我的学习。我从未缺过钱花，更没挨过饿，我的父母已将我的一生安排得妥妥帖帖了，我只需要读好书，考第一，就成了。其他？接待老板的客人？那些都不该我懂的。

我站起来，在宽茫茫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一个黑夜过去了，又一个白天要过去了。我开始嗅到了身上有股难闻的味道，而且还痒。可我却没劲抓。我只觉得饿，胃抽着痛，空空的，虚虚的，走在路上，似踩在棉花上，腾云驾雾般。天气真热，怕四十多度吧，喉咙干渴得冒烟，我难受得干呕。这时，一餐厅的玻璃门被推开了，一个五层的巨大的鲜艳的蛋糕推了出来，那扑鼻的奶油香味，勾引着我，我觉得喉咙有



许多虫子在蠕动。妈妈说过，好孩子是不能吃别人的东西的。可我还是一步步靠近，记得初中时，生物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本能”这两个字，凡动物，皆有本能。这不过是我在饥饿驱使下的本能反应。蛋糕的香味越来越浓越来越厚了，我忍不住一头扎进蛋糕里……

当啷一声，拘留所的大门被人打开了，王小二吓得双手一抖，那本已折腾得残旧不堪的《菊与刀》合着一个日记本，唰地掉了下来，他惊恐地回头，门外扫进一片炽白的阳光，耀得他的双眼纷扬，像许多的花瓣在空中飞舞。有人大声喊：“王小二，你妈来接你回家了！”王小二激动得浑身颤抖，他双手努力地撑起上半身，想爬起来，但双脚却绵软无力。



D 红

这婚说啥也不能离，窝囊！晴姐躺床上翻煎饼，儿子懵松地嘟囔，留得住人，留不住心。

咦？你这小子，有你这样打击自己娘的吗？晴姐指头一戳儿子额头，睡觉去，大人事小孩别掺和。

儿子叽咕叽咕几声，侧身不理晴姐，很快就响起微微的鼾声。晴姐黑夜里干瞪眼，窝囊啊！光想起这事胃就冒酸。一个月前，晴姐说啥也没想到，李俊会提出跟她离婚。

那天下班，晴姐在停车场碰见同事，同事还夸她是个能干顾家的好女人。回家后，晴姐按往常一样，煮饭洗碗拖地洗衣辅导儿子做作业，晴姐想来想去，那天的工作和家务自己都做得滴水不漏的，绝对没出差错，但为什么当自己搓着湿头发进房间时，李俊会说，咱们离了吧！

为什么？搓头发的动作僵住了，晴姐愣成石像。

我爱上另一个女人了。李俊说话时脸都没红一下。

你做梦！晴姐反应过来，脸涨紫红，胃像金鱼样，冒起酸泡泡。她抓起枕头就往儿子房间钻，李俊扯住她说，错在我，不用你走，我走！想好了给我电话。说着就套衣服，晴姐按着胃，问，她真那么好吗？

是很好。李俊关门前丢下一句。

知道李俊跟晴姐闹离婚，单位的同事都替晴姐抱不平。晴姐说能力有能力，说模样有模样，上孝公婆下顾家庭，他李俊凭什么说爱别人就爱别人？说离婚就离婚？大家出谋划策，阿铃建议晴姐回公婆家哭诉。阿芬建议她到李俊单位去闹。小芹建议把那个女人揪出来痛打一顿……

一个月过去了，晴姐还没想好离与不离，倒是李俊打了几次电话来问，想好了吗？晴姐一口气憋胸口难受，跳起来骂，你就那么急着跟那女人结婚？我们可是十年相濡的夫妻。李俊回答得倒干脆，你还没想好



吧？想好再给我电话。

晴姐刚评上优秀干部，就摊上这么一混事，你说窝囊不？闹心不？憋气不？晴姐躺床上一直把鱼煎到天亮。儿子起来瞧见，噗哧一笑说，妈，都啥年代了？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都能接受，你还放不开？瞧你蓬头垢面的，怪不得我爸要跟你离婚。

说啥呢？说啥呢？屁大的人能懂啥？晴姐一巴掌印在儿子的屁股蛋上，儿子哎哟地掩腚，一拉裤子，提着书包往外跑。对着空洞洞的家，辛酸寂寞委屈，一骨碌儿冒上来，酸得晴姐眼泪崩了堤。

晴姐拿起梳子，梳一下，难受。梳两下，还难受。梳到最后，就不难受了。儿子说得对，都啥年代了？离就离，没啥大不了的。

你真的肯离了？李俊接到晴姐电话时，有点不相信。

是的，离！晴姐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星期六下午，准备好离婚协议书，带上你女人，肯德基见。晴姐挂了电话，嘘口气，胸口也不憋了。

肯德基二楼，儿子指窗外说，妈，你情敌来了。晴姐伸脖子一看，人群熙熙攘攘的，李俊搂一个穿红皮髦的女人走过来。晴姐鼻子一嗤，骚！不要脸！儿子狐疑地看母亲，没说话。

终于上来了，女人真惹火。红帽子红皮髦红靴子还涂了红唇膏，露两条光腿，看上去像李俊身边烧的一团火，灼得晴姐眼睛发痛。

哟？这个就是能能哇？好可爱哟！女人放开李俊，刮一股香风，像朵巨大的罂粟扑过来，红艳艳的指头，捏着儿子的脸蛋，夸张地笑道，哎哟，你生的儿子真像她，好玩哟！儿子痛得咬牙。

她就这样子。李俊抱歉地说，眼却没离女人，眼中流露的，是晴姐跟他结婚十年都没见过的那种眼神。突然一股酸，迅速占领了晴姐的胃，胃一阵收缩，拧成麻花状，又酸又痛。

李俊把离婚协议书摊晴姐前面，女人又火团样滚进李俊怀里，嗲声嗲气说，俊，你离婚后我也给你生一个，像我的，好不好吗？

好、好。李俊脸莫名地红，手搂紧女人腰。

带儿子去买吃的。晴姐吩咐李俊离开。女人一屁股坐她对面。骚！晴姐心里骂了句，嗤鼻子一笑，这女人让她想起了商场里那些降价便宜卖的商品，恬不知耻地摆在最显眼处，让人随意挑选抢夺。

他老说你好，我早就想见你了！女人涂满丹蔻的手指敲着桌子，骚